

新唐書

冊六

唐書卷八十六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十一

薛李二劉高徐

薛舉蘭州金城人容貌魁岸武敢善射殖產鉅萬好結納邊豪爲長雄隋大業末任金城府校尉會歲凶隴西盜起金城令郝瑗將討賊募兵數千檄舉將始授甲大會置酒舉與子仁果及其黨劫瑗于坐矯稱捕反者卽起兵囚郡縣官發粟以賑貧乏自號西秦霸王建元秦興以仁果爲齊公少子仁越爲晉公它賊宗羅睺帥衆下之以爲義興公更招附餘盜剽馬牧兵鋒銳甚所徇皆下隋將皇甫綰兵萬人屯枹罕舉以精卒二千襲之遇於赤岸大風且澍逆舉陣綰不擊俄反風綰屯氣色曠冥部伍錯亂舉介騎先衆乘之綰陣大潰進陷枹罕岷山羌鍾利俗以衆二萬降舉大振進仁果爲齊王東道行軍元帥羅睺爲義興王副之仁越晉王河州刺史因徇下鄯廓二州不闕旬盡有隴西地衆十三

萬十三年僭帝號于蘭州以妻鞠爲后仁果爲太子卽其先墓置陵邑立廟城南陳兵數萬展墓訖大饗使仁果圍秦州仁越趨劍口掠河池太守蕭瑀拒卻之遣將常仲興度河擊李軌與軌將李贊戰昌松仲興敗軍沒於軌仁果克秦州舉往都之仁果寇扶風汧源賊唐弼拒不得進初弼立李弘芝爲天子有衆十萬舉遣使招弼弼殺弘芝從舉仁果聞弼無備襲之盡奪其衆弼以數百騎走軍益張號二十萬將窺京師會高祖入關遂留攻扶風秦王擊破之斬首數千級逐北至隴還舉畏王遂踰隴走問其下曰古有降天子乎僞黃門侍郎褚亮曰昔趙佗以南粵歸漢蜀劉禪亦仕晉近世蕭琮其家今存轉禍爲福嘗有之衛尉卿郝瑗曰亮之言非也昔漢祖兵屢敗蜀先主嘗亡其妻子夫戰固有勝負豈可一不勝便爲亡國計乎舉亦悔其言乃曰聊試公等卽厚賜瑗以爲謀主瑗請連梁師都厚賂突厥合從東向舉從之約突厥莫賀咄設犯京師會都水監宇文歆使突厥歆說止其兵故舉謀塞武德元年豐州總管張長慈擊羅睺舉悉兵援之屯析壠以游軍掠岐函秦王禦之次高墮度舉糧少利速鬪

堅壁老其兵會王疾臥屯不出而舉數挑戰行軍長史劉文靜殷開山觀兵於高墻恃衆不設備舉兵掩其後遂大敗死者十六大將慕容羅睺李安遠劉弘基皆沒王還京師舉拔高墻仁果進逼寧州郝瑗謀曰今唐新破將卒禽俘人心搖矣可乘勝直趨長安舉然之方行而病召巫占視言唐兵爲祟舉惡之未幾死仁果代立僞謚舉武皇帝未葬而仁果滅

仁果多力善騎射軍中號萬人敵性賊悍初舉每破陣軍獲俘仁果必斷舌刈鼻或脊斬之其妻亦凶暴喜鞭楚人見不勝痛宛轉於地者則埋其足露腹背受捶人畏而不親仁果多殺人淫略民人妻妾嘗得庾信子立怒其不降磔之火漸割以啖士拔秦州取富人倒縣以酢注鼻或杙其隱以求財雖舉殘猛亦惡之每戒曰汝材略足辦事而傷於虐終覆吾宗及繼立與諸將素有隙者咸猜懼郝瑗哭舉病不起繇是兵稍衰秦王率諸將復壁高墻諸將請戰王曰我軍新効銳氣少賊驟勝而驕有輕我心我閉壁以折之伺衰而擊可一戰禽也因令軍中曰敢言戰者斬久之仁果糧乏挑戰不許其將牟君才內史令翟長

遜以衆降左僕射鍾俱仇以河州降王策賊可破遣將軍龐玉擊宗羅睺於淺
水原戰酣王以勁兵擣其背羅睺敗王率騎追奔於是悉軍馳之曰勢破竹不
可失也夜半至析塢遲明圍合仁果率僞官屬降王受之以仁果歸京師及酋
黨數十人皆斬之舉父子盜隴西五年滅初仁果降諸將賀且問曰羅睺雖破
而賊城尙堅王能下之何也王曰羅睺健將非急追之使得還城未可取也故
吾使賊不及計是以克之諸將咨服仁果已敗其將旁企地降詔卽統其兵未
幾復叛企地羌豪也舉父子信倚之至是入南山繇商洛出漢川衆數千所過
剽害敗大將龐玉至始州掠王氏女醉寢于野王取企地所佩刀斬之送首梁
州詔封女爲崇義夫人

李軌字處則涼州姑臧人略知書有智辯家以財雄邊好賙人急鄉黨稱之隋
大業中補鸞揚府司兵薛舉亂金城軌與同郡曹珍關謹梁碩李贊安修仁等
計曰舉暴悍今其兵必來吏孱怯無足與計者欲相戮力據河右以觀天下變
庸能束手以妻子餌人哉衆允其謀共舉兵然莫適敢主曹珍曰我聞識書李

氏當王今軌賢非天啓乎遂共降拜以聽命修仁夜率諸胡入內苑城建旗大呼軌集衆應之執虎賁郎將謝統師郡丞韋士政遂自稱河西大涼王署官屬準開皇故事初突厥曷娑那可汗弟達度闕設內屬保會寧川至是稱可汗降於軌謹等議盡殺隋官分其產軌曰諸公既見推當稟吾約今軍以義與意在救亂殺人取財是爲賊何以求濟乎迺以統師爲太僕卿士政太府卿會薛舉遣兵來侵軌遣將敗之昌松斬首二千級悉虜其衆軌縱還之李贊曰今力戰而俘又縱以資敵不如盡阬之軌曰不然若天命歸我當禽其主此皆我有也不者徒留何益遂遣之未幾拔張掖燉煌西平枹罕悉有河西武德元年高祖方事薛舉遣使涼州璽書慰結謂軌爲從弟軌喜乃遣弟懋入朝帝拜懋大將軍還之詔鴻臚少卿張俟德持節冊拜軌涼王涼州總管給羽葆鼓吹一部會軌僭帝號建元安樂以其子伯玉爲太子長史曹珍爲尚書左僕射攻陷河州俟德至軌召其下議曰李氏有天下曆運所屬已宅京邑一姓不可競王今欲去帝號東向受冊可乎曹珍曰隋亡英雄焱起號帝王者瓜分鼎峙唐自保關

雍大涼奄河右業已爲天子奈何受人官必欲以小事大請行蕭晉故事稱梁
帝而臣於周軌從之乃遣僞尚書左丞鄧曉來朝奉書稱從弟大涼皇帝帝怒
曰軌謂朕爲兄此不臣也囚曉不遣初軌以梁碩爲謀主授吏部尚書碩有算
略衆憚之嘗見故西域胡種族感勸軌備之因與戶部尚書安修仁交怨又軌
子仲琰嘗候碩碩不爲起仲琰憾之乃相與譖碩軌不察齎鳩其家殺之繇是
故人稍疑懼不爲用有胡巫妾曰上帝將遣玉女從天來遂召兵築臺以候女
多所糜損屬薦饑人相食軌毀家貲賑之不能給議發倉粟曹珍亦勸之謝統
師等故隋官心內不附每引結羣胡排其用事臣因是欲離沮其衆乃廷詰珍
曰百姓餓死皆弱不足事者壯勇士終不肯困且儲廩以備不虞豈宜妄散惠
孱小乎僕射苟附下非國計軌曰善乃閉粟下益怨多欲叛去會修仁兄興貴
本在長安自表詣涼州招軌帝曰軌據河西連吐谷渾突厥今興兵討擊尚爲
難單使弄頰可下邪興貴曰軌盛彊誠然若曉以逆順禍福宜聽如憑固不受
臣世涼州豪望多識其士民而修仁爲軌信任典事樞者數十人若候隙圖之

無不濟帝許之興貴至涼州軌授以左右衛大將軍因間訪興貴以自安策興
貴對曰涼州僻遠財力凋耗雖勝兵十萬而地不過千里無險固自守又濱接
戎狄戎狄豺狼也非我族類今唐家據京師略定中原攻必下戰必勝蓋天啓
也若舉河西地奉圖東歸雖漢竇融未足吾比軌默不答久之曰昔吳王濞以
江左兵猶稱己爲東帝我今舉河右不得爲西帝乎雖唐彊大如我何君無爲
唐誘致我興貴懼謝曰竊聞富貴不居故鄉如衣錦夜行今合宗蒙任敢有它
志興貴知軌不可以說乃與修仁等潛引諸胡兵圍其城軌以步騎千餘出戰
先是薛舉柱國奚道宜率羌兵奔軌軌許以刺史而不與道宜怨故共擊軌軌
敗入城引兵登陴須外援興貴傳言曰唐使我來取軌不從者罪三族於是諸
城不敢動軌嘆曰人心去矣天亡我乎攜妻子上玉女臺屬酒爲別修仁執送
之斬於長安自起至亡凡三年詔興貴爲右武候大將軍封涼國公賜帛萬段
修仁左武候大將軍申國公並給田宅封六百戶時鄧曉聞軌敗入賀帝帝曰
而委質李軌以使來聞其亡不少感乃蹈抃以悅我不盡心於軌能竭節於我

平遂廢不齒

劉武周瀛州景城人父匡徙馬邑母趙嘗夜坐廷中見若雄雞光燭地飛投其懷起振衣無有感而娠生武周武周爲人驍悍善騎射喜交豪傑兄山伯嘗詈辱之曰汝不擇所與必滅吾宗武周因去至洛爲太僕楊義臣帳下募征遼有功補建節校尉還馬邑爲鷺揚府校尉太守王仁恭以其州里雄頗愛遇之令總虞候直閣下久之盜仁恭侍兒懼覺誅又見天下已亂陰有異計因宣言于衆曰今歲饑死者骨相枕於野府君閉倉不恤豈憂百姓意乎以市怒其軍皆憤怨武周知人已搖因稱疾臥家豪傑往候謁遂椎牛縱酒大言曰盜賊方起衆又饑壯士守分死溝壑今官粟紅腐于倉誰能與我共取之諸惡少年皆願從隋大業十三年與其徒張萬歲等十餘人候仁恭視事武周上謁萬歲自後入斬仁恭持首出徇郡中無敢動者遂開倉賑窮絕馳檄屬城皆下得兵萬餘自稱太守遣使附突厥鴈門丞陳孝意虎賁郎將王智辯合兵圍其桑乾鎮會突厥至武周與共擊智辯破之孝意奔還鴈門鴈門人殺之以城歸武周武周

因襲破樓煩進據汾陽宮取宮人賂突厥始畢可汗報以馬其衆遂大攻得定
襄突厥以狼頭纛立武周爲定楊可汗僭稱皇帝以妻沮爲后建元天興衛士
楊伏念爲左僕射妹婿苑君璋爲內史令初上谷賊宋金剛有衆萬餘與魏刀
兒連和刀兒爲竇建德所攻金剛救之大敗率餘衆四千保西山建德招之金
剛恚曰建德殺魏王吾義不往諸君可以吾首取富貴乃拔刀將自刎衆抱之
泣遂與皆歸武周武周素聞金剛善兵得之喜封爲宋王屬以軍分家貲半遺
之金剛亦自結出其妻而聘武周妹說武周取晉陽南向平天下武周授金剛
西南道大行臺武德二年總兵二萬入寇次黃蛇鎮又連突厥鋒無前遂破榆
次拔介州進圍太原詔遣太常少卿李仲文禦之爲賊所執舉軍沒仲文逃還
賊因破平遙取石州殺刺史王儉略浩州詔右僕射裴寂爲晉州道行軍總管
拒之寂戰敗績齊王元吉委并州遁武周入據之遣金剛攻陷晉州執右驍衛
將軍劉弘基進破滄州夏縣人呂崇茂殺其令自號魏王以應賊隋河東守將
王行本與武周合關中震動高祖詔秦王督兵進討屯柏壁又詔永安王孝基

與于筠獨孤懷恩唐儉等攻夏縣不克軍城南崇茂與賊將尉遲敬德襲破孝
基軍四將被執敬德還滄州王邀戰破之於美良川敬德復與別帥尋相援王
行本於蒲王又破郤其軍蒲州降帝幸蒲津關王自柏壁輕騎謁行在金剛遂
圍絳州王還屯金剛引退武周攻李仲文於浩州不勝遣將黃子英護饟道驃
騎大將軍張德政襲斬之虜其衆武周部將稍離金剛以糧道乏卒饑引去王
追至雀鼠谷日中八戰賊皆敗斬級數萬獲輜重千乘金剛走介州官軍迫之
以餘衆二萬出西門背城陣亘七里王令李世勣程饗金秦叔寶爲北軍翟長
祿秦武通爲南軍既戰小郤王以精騎突擊破之金剛將輕騎去賊將尉遲敬
德尋相張萬歲降收其精兵遂復介州武周引騎五百棄并州北走突厥金剛
收散卒將還拒衆不爲用亦以百騎奔突厥并州平河東地盡復未幾金剛背
突厥欲還上谷爲其追騎斬之武周亦謀歸馬邑計露突厥殺之起兵六年而
滅

高開道滄州陽信人世煎鹽爲生少趨勇走及奔馬隋大業末依河間賊格謙

未甚奇之會謙爲隋兵圍捕左右奔散無救者開道獨身決戰殺數十人捕兵
解謙得免遂引爲將軍謙滅與其黨百餘人亡海曲後出剽滄州衆稍附因北
掠戍保自臨渝至懷遠皆破有之復引兵圍北平未下隋守將李景自度不能
支拔城去開道據其地武德元年陷漁陽郡有之有鎧馬數千衆萬人自號燕
王先是懷戎浮屠高曇晟因縣令具供與其徒襲殺令僞號大乘皇帝以尼靜
宣爲耶輸皇后建元法輪遣使約開道爲兄弟封齊王開道引衆從之居三月
殺曇晟并其衆復稱燕王建元署置百官竇建德圍羅藝於幽州藝請救開道
以騎二千赴之建德解去乃因藝使請降詔以爲蔚州總管上柱國北平郡王
賜姓李開道以輕騎五百抵幽州欲圖藝自從數騎入都督府且觀藝藝與張
飲盡歡知不可圖遂去五年幽州饑開道許輸以粟藝遣老弱湊食皆厚遇之
藝悅不爲虞更發兵三千車數百馬驢千往請粟開道悉留不遣遂北連突厥
請兵應接藝衆至稜縱擊破之因導突厥俱南恆定幽易等騷然懼患頓利以

開道善攻具與俱攻馬邑拔之時羣盜相繼平開道欲降自疑反覆得罪猶恃突厥自安然將士多山東人思歸衆益厭亂初開道募壯士數百爲養子衛閣下及劉黑闥將張君立亡歸開道命與愛將張金樹分督之金樹潛令左右數人僞與諸養子戲至夕入閣絕其弓弦又取刀稍聚牀下旣暝金樹以其徒謀攻之數人者抱刀稍出閣諸義子將搏戰亡弓稍君立舉火外城應之帳下大擾養子窮爭歸金樹開道顧不免擐甲挺刃據堂坐與妻妾奏妓飲酒金樹畏不敢前天且明開道先縊其妻妾及諸子而後自殺金樹羅兵取養子皆斬之亦殺君立而歸開道起兵凡八年滅以其地爲媯州詔以金樹爲北燕州都督劉黑闥貝州漳南人嗜酒喜蒱博不治產士賴父兄患苦之與竇建德少相友建德每資其費黑闥所得輒盡建德亦弗之計隋末亡命從郝孝德爲盜後事李密爲裨將密敗王世充虜之以其武健補馬軍總管鎮新鄉時李世勣陷於竇建德建德使攻新鄉虜黑闥獻之建德用爲將封漢東郡公黑闥與諸盜游素彊武多狃詐建德有所經略常委以斥候陰入敵中覘虛實每乘隙奮奇兵

出不意多所摧克軍中號爲神勇武德四年建德敗還匿漳南杜門不出會高祖召建德故將范願董康買曹湛高雅賢將用之願等疑畏謀曰王世充舉洛陽降驍將楊公卿單雄信之徒皆夷滅今召吾等若西入關必無全且夏王於唐固有德往禽淮安王同安公主皆厚遣還之今唐得夏王卽加害我不以餘生爲王復讎無以見天下義士於是謀反卜所主劉氏吉共往見故將劉雅告之雅不從衆怒殺雅去范願曰漢東公黑闥果敢多奇略寬仁容衆恩結士卒吾嘗聞劉氏當王今欲收夏王亡衆集大事非其人莫可乃之漳南謁黑闥以告黑闥喜椎牛饗士得兵百餘人襲漳南縣破之貝州刺史戴元祥魏州刺史權威合勢討擊元祥等皆敗死收其器械有衆千人建德故時左右稍歸之兵寢威乃設壇漳南祭建德告以舉兵意自稱大將攻陷歷亭殺守將王行敏饒陽賊崔元遜攻陷深州殺刺史裴晞應之兗州賊徐圓朗亦相連和遂取瀛州攻定州殘之乃移檄趙魏建德將吏往往殺令尉附賊北連高開道勢雄張進至宗城衆數萬黎州總管李世勣戰敗走洛州黑闥追之步卒五千皆覆世勣

挺身免乃以王琮爲中書令劉斌爲中書侍郎遣使北結突厥頡利頡利遣俟
斤宋邪那率騎從之軍大振不半年盡有建德故地高祖詔秦王及齊王元吉
討之五年黑闥陷相州號漢東王建元天造以范願爲左僕射董康買兵部尚
書高雅賢爲左領軍王小胡爲右領軍召建德僚屬悉復用之都洛州秦王率
兵次汲數困賊進下相州棣州人復殺刺史叛歸黑闥二月秦王破之于列人
取洛水使總管羅士信守之黑闥攻陷洛水士信死王阻水爲連營分奇兵絕
其餽路黑闥數挑戰堅壁不爲動三月賊糧盡王度必決戰豫壅洛水上流勅
吏曰須賊度亟決之黑闥果率騎二萬絕水陣與王師大戰衆潰水暴至賊衆
不得還斬首萬餘級溺死數千黑闥與范願等以殘騎奔突厥山東平秦王還
黑闥藉突厥兵復入寇攻定州舊將曹該董康買先逃鮮虞聚兵應之帝以淮
陽王道玄爲河北總管與原國公史萬寶討賊戰下博敗績道玄死于陣萬寶
輕騎逸繇是河北復叛歸賊黑闥仍都洛州九月略瀛州殺刺史詔齊王元吉
擊之不進又詔皇太子督兵并力頻戰皆捷十二月皇太子齊王悉兵戰館陶

黑闥大敗引軍走躡北至毛州黑闥整衆背永濟渠陣縱騎搏之賊赴水死者數千黑闥遁去騎將劉弘基追蹙賊不得休明年正月馳至饒陽騎能屬者纔百餘困且餒黑闥所署總管崔元遜迎拜延之入黑闥不許元遜固請且泣乃進城下元遜饋之方飯車騎諸葛德威勒兵前黑闥罵曰狗輩負我遂執詣皇太子所斬之德威舉郡降山東遂定餘黨及突厥兵間道亡定州總管雙士洛邀戰破平之初秦王建天策府其弧矢制倍於常逐黑闥也爲突厥所窘自以大箭射郤之突厥得箭傳觀以爲神後餘大弓一長矢五藏之武庫世寶之每郊丘重禮必陳于儀物之首以識武功云

徐圓朗者兗州人隋末爲盜據本郡以兵徇琅邪以西北至東平盡有之勝兵二萬附李密密敗歸竇建德山東平授兗州總管魯郡公高祖遣葛國公盛彥師安輯河南抵任城會黑闥兵起圓朗執彥師應之自號魯王黑闥以爲大行臺元帥兗鄆陳杞伊洛曹戴等州豪傑皆殺吏應賊秦王已破黑闥遣兵屯濟陰經略之圓朗懼河間人劉復禮說圓朗曰彭城有劉世徹才略不常有異相

士大夫許其必王將軍欲自用恐敗不如迎世徹立之功無不濟圓朗謂然乃迎之盛彥師以世徹若聯叛禍且不解卽謬說曰聞公迎劉世徹信乎公亡無日矣獨不見翟讓用李密哉圓朗信之世徹至奪其兵以爲司馬遣徇地所至皆下忌而殺之會淮安王神通李世勣合兵攻圓朗圓朗數敗總管任瓌遂圍兗州降者爭踰城圓朗窮棄城與下數騎夜亡爲野人所殺

唐書卷八十六